



碧水丹山大地花

石绍河

造物主真是神奇，在张家界市这片不到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为我们留下了千姿百态的张家界地貌、岩溶地貌、丹霞地貌等地质景观。张家界地貌的特色是石英砂岩峰林，是一幅巨大的泼墨山水画，早已惊艳世界；黄龙洞、九天洞、天门山是张家界岩溶地貌的代表，水滴石长，洞底生花，而今也是闻名遐迩；以慈利县甘堰乡红岩岭为核心的丹霞地貌，是一朵色彩斑斓的地球之花，在张家界地貌、岩溶地貌光环的遮蔽下，却是红妆浅笑少人识。

十年前，我第一次坐车经过慈利溪口古镇，拐过一座跨澧水的大桥，车窗外扑面映入眼帘的是红彤彤一方石壁，沿着澧水兀自错落铺开，绵延数公里，碧水静流，丹崖笔立，草木繁盛，白云悠悠。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貌，那巨大的一片赭红，那燃烧的陡峭石壁，只感到有别样的美，虽匆匆一瞥，却印象深刻。后来，有学地质的同事告诉我，这是丹霞地貌，我才晓得这种观赏价值极高的风景地貌就藏在我们身边。我们常常不辞辛劳，长途跋涉去看福建武夷山、江西龙虎山、广东丹霞山、贵州赤水，或是去看湖南崀山，那都是中国丹霞地貌的集大成者，丹霞地貌的活档案，值得一看再看，可我们也不要忽略身边的风景，比如这近在眼前的丹霞地貌。

这几年，我所在的单位在一个叫洞溪的地方扶贫攻坚，每个职工都有帮扶对象，每月像走亲戚一样登门拜访。来去都要路过这片色如渥丹，灿若明霞的石壁，与它擦身而过时，我都会抓紧时间瞄上几眼。这一堵堵或高或低的悬崖峭壁拔地而起，危崖劲露，苍劲雄浑，澧水从旁边汤汤而过，与其交相辉映，呈现出一种乡情野趣，大地之美。有时，艳阳下，澧水碧波粼粼，悠雅沉静；丹崖红亮闪闪，耀眼夺目；山顶绿树葱茏，生机盎然；蓝天深邃辽阔，梦幻迷人。好一幅瑰丽的画卷，色差强烈，让人莫名心跳，不能自持。有时，漫天绚丽的晚霞，激情燃烧的石壁，天上地下，同声共气，浑然一体，真乃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有时，雨过天晴，半壁飘荡着乳白色的轻雾，一练飞瀑直入澧水，金黄的阳光洒满绛红的石壁，动静自如，美不胜收。就是下雨的天气，山色空濛，水气氤氲，那石壁在灰雾中透着微红，若隐若现，更添一份神秘。

溪口曾是澧水中游的重要水码头。遥想当年，这里木棹往来，千帆竞发，水运繁忙。走水路的人，碰上这片水域这面赤壁，定会心旷神怡，悄悄放慢速度，欣赏一片丹霞不染的景色。夜宿溪口的雅士学子，可曾在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日子，在这里月下泛舟饮酒？沈从文先生当年曾在溪口小住，我想他一定游过这里且留下过优美的文字。

记不清多少次匆匆相遇，隔窗张望，心里有一种走进它的愿望。机会终于来了。二零一九年初冬，慈利县文联组织全市百名艺术家开展采风活动，我们来到了红岩岭。

红岩岭，恰如其名。放眼四望，红色砂砾岩山丘绵延不绝，怎一个红字了得。这里现在已经开辟成户外休闲营地，同行者大多去搞刺激惊险的绝壁攀岩活动，想过一把飞檐走壁的瘾。我不敢聊发少年狂，则独自一人沿着一条峡谷走去。谷中有小溪浅吟低唱，路旁有山竹丛丛翠色逼人，坡边有野菊探头探脑竞相怒放。幽谷清静，山风微微，最宜独行。这峡谷若干年前也和两边的绝壁连为一体，是时间老人借助风和水的力量，慢慢撕开一道缝隙，日啃夜噬而成，而且这种噬啃还在悄无声息夜以继日地进行。我们常常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其实哪有鬼神，是风雷雨电，是冰霜雪水，拿着刀持着斧，不停地左砍右削弄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我们经常说时间是把杀猪刀，一点都不假。站在峡谷中左右看，两边是丹霞崖壁，造型丰富，变化万千。随着风吹日晒，霜打雨淋，崖面已成锈绿色，只有偶尔崩塌的地方，露出赭红、暗红、铁红。陡坡上生长着许多苔藓地衣。由于沉积岩水平层理利于成土作用，绝壁上长出一丛丛小树，红绿相间，煞是可爱。

我边走边看，发现峡谷崖脚有很多风化的壅土，应是悬崖石壁崩塌而来。忽然想起徐霞客在《游武夷山日记》中的几句话：一带峭壁高聳，砂磧崩墜，土人多植茶其上。从茗柯中行，下瞰深溪，上仰危崖。武夷山大红袍名动天下，原来是种植在丹霞地貌风化石上的。难怪陆羽在《茶经》里说茶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丹霞地貌风化的烂石可是种茶最好的土壤。这里种茶，说不定真能种出好茶，丹霞翠雾飘香，又是一绝。我四下里看看，没见一株茶树。

走了一段，我看见顺着延伸到峡谷的山脊有人工凿出的一条上山的小路，便沿着石阶向上走，走一段停一下，走走停停，不觉得累。没多久，我就登上最高顶了，一路有高低不平、大小不一的平台，可驻足小憩。哦，丹霞地貌的特点是顶平、身陡、麓缓，我算是亲身体验到了。其他人还在艰难地攀登，像一只只壁虎匍匐在石壁上。我看时间还充裕，就在山顶一处最大的平台上坐下休息。脚边有几个石臼，有单个的，有成对的，里面贮满了水。单个的圆溜溜明晃晃，像一面小镜子，里面有蓝天白云，有山川河流；成对的水汪汪亮晶晶，像一双大眼睛，里面有岁月多情，有沧海桑田。从山顶环视，澧水似一绦青罗带，从溪口逶迤而来，向远方逶迤而去。众多山丘一览无余，有的像石堡，有的如石墙，有的似仙桃，有的若神龟，多姿多彩，不一而足，这是丛丛盛开的红艳璀璨的大地之花。果然，观赏丹霞地貌最宜好高骛远。

红红的岩石，奇特的形状，茂密的植被，秀美的澧水，营造出红岩岭仙境般的氛围。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为什么选择福建武夷山和江西龙虎山作为发源地，因为信徒讲究炼丹修道。所炼之丹和丹霞地貌颜色相近，更加坚定他们的信仰，容易产生得道成仙的思想。红岩岭地处边远，道教文化还鞭长莫及，它缺少仙气，更有人间烟火气。正当我思接千载，胡思冥想之际，一声清脆的汽笛打乱了我的思绪。一列火车正从对面的田畴村庄轰隆隆经过，奔向山外。

我起身沿山麓另一端缓缓下山，回到出发的地方。少数没有攀岩或登山的人聚在树下聊天。同行者大多还在奋力攀登，没有到达目的地。等待他们下山的时候，我们从当地摆摊人手中买些花生橘子柚子甘蔗之类的小吃，边吃边聊。这天，只有一个人在这里摆摊卖甘蔗，他的生意特好。只见他用刀快速削掉蔗皮，用铡刀咔嚓咔嚓切成寸段，装在塑料袋里，递给顾客。一会儿就卖了两捆甘蔗，忙得头上冒出丝丝热气。

和小摊主人聊天得知，红岩岭曾是贫困村，县里有单位驻村帮扶，帮助修公路、搞产业，发展乡村旅游，现在已经整村脱贫出列。这里摆摊的村民，过去好多都是建档立卡户。他们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这里的旅游越做越红火，好在家门口做事就业。行文至此，我想起了最近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档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一个都不能少》。该剧讲述我国西部某地的贫困村焉支村合并到本县最富裕的丹霞村后，两村村民逐步摒弃过往嫌隙共同走上致富道路的故事。这部故事片拍摄的外景地就是张掖丹霞地貌。同是丹霞地貌区贫困村的红岩岭，肯定也有许多值得讲述的脱贫致富的动人故事，他们未来的日子定会红似火，艳如霞。

从红岩岭回来后，我特意咨询了一位长期从事地质工作的同事，按美国地理学家戴维斯提出的侵蚀旋回学说，地貌将经历幼年期、壮年期、老年期三个发育阶段，红岩岭的丹霞地貌到了什么发育阶段？他说到了壮年期。地貌如人生，有的睿智深情，有的志在苍天，有的稳重沉默，有的绚烂如花，有的庸庸苟且。不同的地貌展现截然不同的风采。我们在欣赏享受大自然馈赠的同时，也要读懂大自然的语言，摸准它的脾气，了解它的性格，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它们长期和谐相处，共生共荣。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关闭的红岩岭户外休闲营地，最近重新开放。我要抽出时间，再去看看那碧水丹山大地花。

一个人的清欢和怀念

向延波

澧水一路向南 辽阔 平静如秋 山茶花 珍珠红 千柳红 井然有序

澧水，是属于诗人的河流，从无数吊脚楼下流向东南，浅唱低吟，泻玉泼翠，每一朵浪花就是一首情味隽永的民歌，每一首民歌都是诗人珍爱的孩子。

澧源诗友中，谷晖是才华内敛的一位。十多年前，我们初次遇见，在众多诗人兴会的场合里，也许是工作性质的原因，也许是经历过人生的苦痛，他和他的诗静静地坐在那里，倾听。偶尔像水边谦卑的芦苇，轻轻点头。眼中有诗和远方，身心永远在路上 这是他眼中的阳春白雪，是他心中的高山流水。在非比常人的工作忙碌中，一个人坚守着灵魂深处的高贵 呵护着寒夜火炉的温暖 执意 炙热，正是这样一个默默提炼诗意和体味人生的人，不知不觉中 从《在路上》到《失联的风》厚积薄发，用心血捧出了一颗颗滚烫的文字，频频在各级刊物上露脸，让我充满敬意和羡慕。

当我读到《潇湘诗考》时，有一种麦子从青涩走向成熟的欣喜：麦子熟了 等待归仓 思想和精神的相互安慰 已经不能满足简单的交流 遗落的东西 塞满断崖的裂口 被阳光撕碎 任凭汁液在大地上流淌 看见了那匹野马 挣脱了生锈的铁笼 以闪电的速度 劈开荒野 青草为目光止渴，看见了神龛上的文字 一直关注 黎明 它生长的速度超过花的绽放

清新自然是谷晖的诗歌原色，带着早春新翻泥土的气息，和一粒种子相亲相爱的结果，像 树叶落在庭前，像 向日葵收集的第一缕阳光，像 蛙声秋蝉的应答。看起来零零碎碎的东西，边边角角的风景，若即若离的思绪，在他的构思中活跃着，充盈着，汁液横流。

掩卷而思，我决定赠他两个词：清欢和怀念。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谷晖是行吟诗人。也许故乡安置不了他的肉身，从此便有了漂泊。从鱼鳞寨出发，他走过了太多太多的路，见过了太多精致的风景。他的诗句像一阵 失联的风，顺澧水而下，或站在周家大院 历史的拐角处 光和影正在对话 探讨一湾浅水的未来。或在乌镇，看 小桥流水 自东向西 起舞蓝墨水的芬芳。或在黔阳和乾州的古城里，看历史的铅华在光和影的变迁中褪尽，看沾着红粉的墨香点燃乌篷船的欲望。

一个人的旅途，即一个人的清欢。甚嚣尘上的世界，需要宁静山水的抚慰。他一路走来，寻幽觅古，探险历奇，与明山秀水、秦砖汉瓦的对话，一字一句盛满浩荡的月光。信马由缰也好，思绪翩跹也好，屐痕处处，留下诗句行行。他不同于一般的吟风弄月，每一处着笔，都有内心体验和个人倾向，行走的真实和虚幻交替。足够坦诚地让我们感受到自然的天籁、心灵的安适和自我的见地，那是努力从俗世、忙碌中调节身心后，获得的短暂喜悦和释然轻松。要表达什么，要摒弃什么，有思考，不盲从，有顿悟，不流俗，不做呻吟之态，这是我看重的。

漂泊并不是治疗诗人的良药，他乡安置不了灵魂。再回来时，他的眼中流露着村庄的迷茫和悲伤。每一次变迁 都意味着村庄的退缩 犹如失去树根的古树。深夜 仍有人思索着 如何 挽回飘零的村庄。老人和孩子 将手机攥在手心 却摸不出家的温度。此刻的村庄 魂魄早已远游 寂静 漆黑一片 苍穹下 是等不来的黎明。

流露着对人生苦短、岁月无常的浩叹。如： 水 一点一滴 渗透 穹顶下 生命的

透支 如此容易 匆匆 凋落的桃花 为春天谢幕。 夜 浩瀚无边 荒野里传来抽泣声 一遍又一遍 抽打游走的灵魂 风终于在广场上自由奔跑。 这个春天已经粉碎 哭泣的花朵 争相委地 是时候了 雷声为花瓣安排的葬礼正在进行 沿着林立的手臂 这只鸟找到了天堂的方向。

于是便有怀念，这种淡肌沁骨的怀念让人欲罢不能。

他怀念两小无猜的发小，如《致亲爱的八小》：一缕清风 轻易穿透厚的书墙 无数胶片 素描同一个你。 头顶瓦罐的女子 在城墙里徘徊了四年 时光锈蚀了空气 吐出的气息 在蛛网上凝聚。 飘逸的身姿需要放缓 再怎么倾斜 舞蹈 最后呈现的 还是锐角。 也会留下一丝温情 把冰封的湖面揣在怀里吧 酣睡的水草正等待唤醒。 每一句都是深情的呼唤，也许他们流落四方，音讯全无，只留下诗人在故乡的枣树下独自闪烁着孤独的光芒。

他怀念稍纵即逝的青春和友情，最高的是教学楼 正对面是教师办公楼 两点之间直线的距离最短 一切 都已物是人非 有些还阴阳两隔。 兄弟 我终于赶在风雪到来之前 来到你的窗前 我的到来 不止为了烹雪煮酒 点燃文字取暖 阳光也不能穿越的忧伤啊 唯有 远走他乡。 很久没有骑客的消息了 记得最后一个电话的嘱咐 :不要失联 就是怕你迷失在骑客的帝国。

怀念故乡一丝温情 把冰封的湖面揣在乡村乐章，怀念空旷原野上的稻草人，怀念那像叔父一样只剩下几根肋骨的老宅，怀念吊脚楼上的晾衣竿

最深沉的怀念莫过于亲情的殇逝。一个多次失去至爱亲人的诗人，他的笔是痛楚的，他流淌的文字怕是终生萦绕着生离死别的情思。 父亲啊 二十三年 足够我从幼小的孩子长成石头般沉默的男人。 你教给我的算术 怎能算得清此生未尽的生离和死别。 风刺穿你的肋骨 将你的骨节拆了又拆 我分明看到 你的背影 遭受寒流无情的撞击 抽搐 抖动 你将疼痛 生生吞下。 能否将鬓毛斑白的妻子 那冻裂的双手 从刺骨的冰水里解救出来。 那年后 我一直丈量家乡与山岗的距离。 韭菜已经割了一茬又一茬 故乡的菜园 还留着一个个幽深的伤口。 如今 我常常想到了死亡 想到与你 生死桥上的那端 可曾有另一场遇见与清算 这生的父子 在那生 在梦里 在千百世的轮回 我们依旧纠缠不清。 这是《祭父帖》中的句子，还有 父亲需要安顿 我只是路过。 1992年 父亲背叛了我 我背叛了故乡 22年了 我一直在寻找故乡 墓地。父亲的早逝 对于诗人来说，是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姐姐的离去 更是让结痂的伤口再次鲜血淋漓。一刀一刀 割裂白天与黑夜 姐姐 我的姐姐 她轻轻地 将太阳吹落 结痂的伤口 再次由黑变红 汨汨流淌成一条悲伤的河。 我只能送你到此 剩下的路 自己走 父亲在山岗前守候 遇见河流你就绕道 水冷会加重你的哮喘 咳嗽会令星星失眠 你 一路向前吧 梨花带雨的地方不要停留 樱花满地的地方不要滞留 它们终将化泥为土 弃你而去。诗歌让疲惫的诗人找到情感宣泄的决口，让他可以靠着这棵树，冷静地喘息、休憩。

谷晖的诗歌语言朴实，但不缺乏刀刀游走的惊奇。他的技巧多元，不拘泥于一招一式的破解。这十多年里，他专注，倾心，不自作多情，不左顾右盼，难能可贵。



河柳

董泽中

摄

特别推荐

平民奶奶

姚红岩

今天
病重昏睡十五天的奶奶
终于开口说话了
八十多岁
生平第一次病倒 病危

她独自一人
把五个儿女抚养成人
家境贫寒
采药，采蜂蜜，打粽叶
攒钱
养全家
她用一生的坚强
护子孙
她用一生的勤劳
筑家风

奶奶病重时
远在北京读书的孙女
远在保定安家的长女
四面八方的亲朋都来了

我也两次
来到桑植县朱家台的县医院
看望奶奶

奶奶病重
已认不清探望她的人
高烧不止

有时想
昨天不过是一场梦
明天也只是个影子

孝顺的儿孙
围在她身旁
日夜守护

我在芭茅溪过了两个春节
老记得
奶奶给我的野生金钱柳
奶奶给我的砍柴刀
金钱柳和柴刀
有时候
可能会把过去和未来隔断

郁郁凉风
凄凄冷雨
寒露至
大雁回
芭茅溪山尖的芭茅
在迎着生命的风
顽强地生长

乡村的雾

何军雄

晨雾弥漫。山头布满心事
沉睡在草垛的猫，伸着懒腰
半眯着双眼，好奇的看着
这一层层从天宫撒下的大网

缠绕在山村的乡间小道
和着黎明前的曙光一起撤退
乡村这个晒谷场，麻雀
在晨雾的掩护下啄食谷粒

漫步地头的牛，勘察墒情
与乡村的雾一道暮归
大雾逐渐散去。一幅美景
在山村的田野里次第打开